

生/活/随/笔

年年有“味”



唐晓堃

年还是那个年，年味确实是年年有味。

过年的场面在悄悄发生着变化，毕竟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，未必都要期待过年才能吃上一顿好菜好饭。一个家庭好日子多了，隔三岔五都是在过年。如今说起过年，人们多是感叹这一年时间过得太快，不知不觉又到了年末。

说到过年，还是要品品年味的。先去看看村里的农家，腊月来了，宰杀年猪，邀亲朋好友吃刨猪汤还是重头戏，然后把自家的鱼塘清理一下，留些自己过年，多的就带到街上卖，农家土货，不愁销路。还有，院子里养着的那群鸡、鸭、鹅，平时下蛋已是家里不少的一笔收入，过年了，计划宰杀几只，太寻常不过了。这就是眼下农村家庭过年常见的生活图景。

在城里待久了，回到农村老家，呼吸下新鲜空气，已是一种享受。更不用说自家菜地里种植的蔬菜，各取所需；鱼塘里喂了一两年已长大的草鱼，自个儿就可以逮；从小鸡仔就喂养起来的公鸡母鸡，随便挑选……打开冰箱，猪肉、牛肉、羊肉，分门别类，已把冰箱塞得满满的，可谓应有尽有。每次回到老家，都尽情地品尝土生土长的美味，父母还要为我准备一大包土货带回城里慢慢品尝，这大概就是我寻常日子的生活状况。过年了，母亲腌制了风吹肉，做了酱肉和腊肉，自然也少不了香肠，这就是传统的腊味了。记忆里，老家过年从未提前过，都是在旧历大

年三十过年。为了这一天，爸妈要提前好几天准备“年味”，然后亲自下厨，做出一道一道家乡的美食，摆满了大圆桌，家里再远的亲人都急着赶回来品年味，平时最多两桌人，过年大家都到齐了，三五桌不在话下。大家聚在一起吃年夜饭，喝美酒，聊家常，关心国家大事，了解世界风云，感慨人生无常，也更加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。

光阴流逝，时代在发生变化，我们过的方式却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，那就是到了过年，不论在天涯，还是海角，都要千方百计赶回老家与亲人团聚。多年来，我老家的小镇，一到年关，街上张灯结彩，人来人往，仿佛一个小乡镇因为春节人口突然剧增，到处人头攒动，车水马龙，似乎这才是过年的样子。在乡下，一个平时冷清的家庭，因为过年热闹几天又恢复了往日的清静，大家就这样年复一年乐此不疲地坚持着，坚守着，累并快乐着。如今，交通发达了，信息便捷了，生活条件改善了，是不是可以不必一味追求“不回老家就不算过年”的浅见呢？老家是要常回家看看的，未必非要等到过年回老家才算回家。人在情在，年自然就在，年味不会因为人们聚或不聚而变得或浓或淡。

年年过年，年味都是一壶浓香型的白酒，它不会因为品味的人多人少而改变酒的香醇。在新年的年味里，我品出了亲人对我的祝福，品出了健康和生命的可贵，品出了家人平安幸福的真意。

(作者系重庆大足区作协副主席)

巴/渝/风/物

“果郡王”墨宝亮相重庆

毛宇剑

过年八天怎么耍？可以到博物馆打卡。

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开年大展《贞石千秋——巴蜀碑铭展》正在展出。《甄嬛传》中的果郡王允礼，风度翩翩、忠直宽厚的形象深入人心，而历史上真实的允礼，竟然真的如剧中提到带回蜀锦一样，他真的游历过巴蜀。如今，我们可以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一楼临展厅中欣赏到他的书法作品。

拓古传今的果亲王诗碑

历史上真实的允礼是康熙帝十七子，雍正元年恩封多罗果郡王，后晋封和硕果亲王。雍正十二年，允礼奉旨前往泰宁（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）。

他自海淀启程，历河北、山西、陕西等地入川，在汉中诸葛武侯墓，德阳庞统祠，成都武侯祠、杜甫草堂、昭觉寺、文殊院、双流，重庆“十八梯寺”等地留下多处墨宝诗篇。

据《贞石千秋——巴蜀碑铭展》策展人、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、研究馆员刘兴亮介绍，此次展出230余件/套文物中，民国拓清果亲王诗碑为馆内旧藏，原为邓少琴先生捐赠，原碑为清雍正年间果亲王游历四川时所刻。果亲王善诗文、能书画。由于康熙帝极为推崇董其昌及颜真卿的书法，因此幼年的允礼学习书法也主要是从颜鲁公筑基，并兼写董其昌。再加之后来任职御书房期间的主要工作就是整理康熙帝的遗留墨迹，自然就对颜、董一脉的书风有了更加深刻地认识。果亲王允礼的楷书既有着颜鲁公《多宝塔碑》的影子，又有着董其昌书法的特点，除此以外，果亲王或许还学习了“宋四家”中苏东坡的字。于是，那种丰腴敦厚的书体会不经意地从颜字的静脉中溢出。因此他的楷书在端严凝厚中，多了几分儒雅从容、温良恭俭。

拓片取自文翁石室。拓片上的文字，写的是：



民国拓清果亲王诗碑拓片
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
毛宇剑 摄

“教始文翁敬学堂，坐移邛笮入儒乡。
千年石室苍苔护，高卧今来孰继芳。
雍正乙卯二月(1735年)果亲王成都作”

大意是西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在今成都文庙前街修筑石室，创办郡学，东汉献帝时(约公元194年)，郡守高朕(shùn)在室旁设立周公礼殿，西南地区熏沐到儒家文化，传承千年之久。

1902年，文翁石室旧址建起成都府师范学堂，后经多次改名，1983年更名石室中学至今。

中兴路曾有允礼题的匾额

据悉，重庆除了有允礼的诗碑拓片，也曾有他题的匾额。

在今中兴路曾有一座创办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寺，因其位于十八梯，也称“十八梯寺”。该寺大殿前的抱厅正中，有果亲王题赠的“世守良规”匾额，那正是果亲王西行巴蜀时候所题。

当年果亲王前往成都，题赠“世守良规”“世法源流”两匾，后将成都匾额按原样复制，其中的“世守良规”匾额后来辗转到了重庆。

抗战时期，“十八梯寺”连遭日机轰炸，匾额是否存留或留有影像资料，有待进一步查考。

(作者系南岸区作协会员)

心/香/一/瓣

妈在 年在



陈明芳

深夜，好多年没见过的老朋友微信闪出一段话，内容大致是趁身还能由己，想今年回小镇过年，给妈坟头添几捧新土，能不能预订一桌小时候的年夜饭，下一次归期真不知在何年。

可是，妈不在了，谁还愿意，还能够为你量身定制一整桌的年味呢？

腊月十五起，世界在从不同的起点，忽然集结一起的支支摩托车队面前温柔了。离乡吃苦的劳动人，滴滴“有根水”，汇集成浪潮，向着年夜饭的方向欢快奔涌。妈在，年就在，无论日子好与坏，都要回来。妈在，无论悲与喜，年在老地方等候，孩子啊，幸福都有归期。

过了年，母亲就90岁了。好些年不能独力操持年夜饭，可我们还迟迟不乐意接过“锅铲把”，撒着娇，耍着赖，总是等年逼近，上上街逛逛超市，或坐着用指尖触屏，把想要的买来，作为新时代的妈，拼凑一桌饭菜。有的时候，打打电话，通知该团聚的人某时到某家酒店，省去繁琐与劳累，皆大欢喜，一身轻松，也作一年的了结。妈坚持了大半生的过年，落到我们肩上，自然是负担，失去虔诚，不愿被那么多冗厌的细节磨去耐心。想想也合理，日子富足，一年365天，都能被美食包围。

今年，似乎血脉觉醒，做了些以前不屑一顾的事情。腊月到山里寻了头乡亲计划自己用的年猪，上门订土鸡土鸡蛋等等。放开曾立下壮志不沾阳春水的十指，抓拌半锅柴火豆腐，在猪临阵前的嚎叫中平静如水，以木盆接住刀口涌出的热血，揉入豆腐，掺入五花八门的香料和腊肉，捏豆腐团，摆竹篾箕铺芭蕉叶或稻谷草，围成漩涡一圈圈摊晒，砍香柏枝慢炕再摊晒。用面粉、酒、盐反复清除猪肠肚中的腌脏腥膻，鼻子曾经偏爱花香，此刻，心中只念菜香。刺桔皮、花椒、辣椒、桂皮、香叶、生姜和盐炒烫，把肉块慢慢腌渍、慢慢熏香。接下来，灌香肠，炸扣肉、酥肉，烧煮猪头猪脚圆尾，复盘着洗年猪后旧式妈妈的一个月光。

炒葵花、花生、苞谷，切米花糖，打扬尘，洗坛坛罐罐。一整只猪在闪闪的火光中变腊，妈要去推磨打黄豆豆腐，筛黄豆发豆芽，提前一个月浸泡糯米，反复换清水碾面做成的汤圆，浮在清澈的汤里，筷子轻拈，顺着喉咙便滑入心尖。妈要蒸糯米打糍粑，擀面棒杵出圆圆的酒窝，用棉被亦捂不住，偷跑出来的香味把年彩排得如此醉人。妈守着敞锅炖腊猪脚，不停的打浮沫，大火中火小

火终是微火。

妈终其一生，用一天做成一桌饭，用一周准备一道菜，用一月熏制一头猪，用一季耕作一种粮，用一年画圈一个圆，用一生铺垫一家人。她的美人脸被厨房的烟熏丑；杀鸡宰羊划破她沾花的手，妈不断冲刺着团年饭的人生事业之巅峰。

年复一年，年夜饭，吃掉后很快会遗忘。守完岁，暖阳晒过，米汤浆过的干净铺盖接纳了我们，模糊的灯光中，妈向倦着洗刷、闭火。初一的早晨，我们的地炉土灶，必须大火熊熊；我们的双脚，将装进再合适不过的新千层底布鞋，这双鞋，依着每个人变化着的尺寸，从春天纳到冬天；我们伸手就端上一碗荷包蛋和大汤圆，香甜得有些发晕。

初一来了，妈说，都不准哭，莫要让泪水沾湿脚下的尘土。我们想伏在她的怀里，像小时候一样，任她抚摸着头发。到底还是背过身低下头，眼珠滴在饭菜里，吞回肚腑。初一这天，不管哭与不哭，岁月的缺陷，都会不断把孩儿们来擦伤。她从不开口问，这一年我们过得怎么样，只是小心翼翼叮嘱着世界，善待我们，团年饭我们一个不少坐在跟前。她剪画着各种圆，红的绿的米花儿、爆叶儿、荷叶儿、豆腐丸、萝卜丸、麻糖苞谷团……她的团年夜，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以团圆美满为思想。

日子紧张的那些年，妈一边准备一边收纳，把瓜子花生悬在头顶，有限的储备都在团年时一起呈现。日子慢慢变好，记得有一次已为人父母的我们十来个人围着妈炸酥肉，炸出一锅我们消灭一锅，妈整整炸了大半天才收官。那个香，那个满足，终身难忘。

“来我家团年吧。”我给朋友回信。虽然不可能像我们的妈一样，不厌其烦，周周全全，但端上桌的每一道菜，都下足了功夫，用尽了心思，团聚的人，无论身体和灵魂，都能被爱。

吃过这样的团年饭，你会靠近地下的妈妈，告诉她，自己过得好。母亲虽然走远，煮出的年味，无可替代。除了母亲，没有谁永远等在原地，等无数次遗忘后的想念和追思。我会把年的形式和意义留住，孩子们无论走得有多远，过得好与差，过年的时候，都是“有根水”，奔涌向妈和家。

期望我们会像咱妈，精雕年的艺术品。放下昨天，从新的一年、一月、一天开始，每一个人幸福有目的地、有归期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巫溪县政协)